

崇州文史资料

第二十二辑

◎ 崇州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◎ 肖岩 主编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崇州文史资料

第二十二辑

◎崇州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

肖岩 主编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崇州文史资料/ 肖岩主编. -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9. 10

ISBN 978-7-5034-2493-9

I. 崇… II. 肖… III. 文献—历史—崇州—四川
IV. K877. 4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62754号

崇州文史资料

责任编辑: 刘 剑

主 编: 肖 岩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

印 刷: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: 6

字 数: 150千

版 次: 2009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34-2493-9

定 价: 18.00元

目 录

[志愿者说]

- 震中“孤岛”的自救行动 / 口述者 李忠耿 1
- 穿越“死亡隧洞”的救死扶伤 / 口述者 杨戒骄 6
- 殡仪馆中的志愿者 / 口述者 沈 洁 12

[变迁18记]

- 电影记·饮料记·菜名记·照相记·串联记·雪糕记
排肉记·沾光记·泅渡记·抄书记·缝纫记·春天记
监票记·粮票记·婚账记·寻梦记·创业记·倒房记 18

[烽火青春]

- 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
——抗日战争中的青年军始末 / 潇湘子 45
- 十五从军行 热血报祖国
——一个青年远征军老兵的回忆 / 高世龙 52

投笔从戎:我赴印缅远征抗日前后 / 赵国祯	61
九死一生的回忆 / 唐正福	74

[沧桑风云]

弦歌一堂忆母校 / 吴元春	76
元宵佳节扮平台 / 王嘉兴	84
饥饿年代的琐忆 / 俞安国	88
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	
——一个红小兵的口述回忆 / 陈向阳	103
那晚,武斗即将爆发…… / 何崇文	110
苦差记:难忘的藏区外调 / 张德明	114
春节深山放电影 / 岳世昌	122
一个百姓之家的如厕变迁 / 汤礼春	130

[人物春秋]

早期留学海外的崇州学子 / 杨明春	134
费思量,自将磨洗认前朝 / 刘育文	144

[杏林岐黄]

40年前赴阿坝州采药记 / 杨泽寰	156
送瘟神:河西血吸虫病的流行及防治 / 何学嘉	160
川芎世家 六代医门	
——记街子古镇“德荣堂” / 王醴泉	164
荒唐的“鸡血疗法” / 林朝明	1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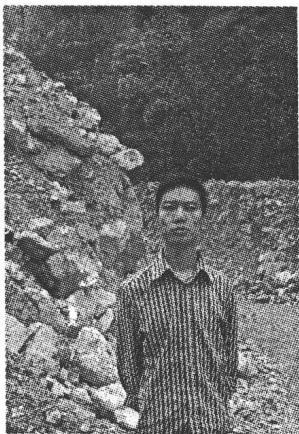
震中“孤岛”的自救行动

口述者 李忠耿

采访者 肖岩 陶永忠

我是一名“一村一大”的大学生志愿者，2007 年来到崇州最边远的鸡冠山乡锻炼，这里与汶川县三江口山山相连，历史上是川西平原进入藏区的一条捷径，也是烟帮和土匪出没的地方。

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点 28 分地震发生时，我们正在岩峰村村委会里召开林权制度改革会。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使得地动山摇，尘土漫天，前方的大山迎面倒来，山上滚落的巨石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此刻，被恐惧惊呆了的我们呼吸骤然停止，仿佛这个世界一切就要在此刻结束了。可值得庆幸的是，那崩塌的山体居然奇迹般地倒向了后方，但大家还是好半天都被吓得目瞪口呆，哑口无言。当地震波和山体崩裂逐渐缓和下来后，大家才从这场难以言说的惊吓中清醒过来，原来是地震了啊！



透过落地的滚石和尘埃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岩峰村里所有的民房，在这一瞬间几乎都被夷为了平地。此时，我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，就是村上群众的安危如何？我和与会的村组干部简单商量几句，就马上分头展开察看灾情和营

救工作。我和村支书杨树林、村长付正权和其他所有村组干部一道,立即前往村里倒塌的民房里去挨家挨户搜寻群众。由于村民居住分散在各处,我们像猴子一样蹦蹦跳跳,避开还在不断滑落的滚石,深入到危险的山林之中,去寻找当天上山去砍竹子和挖药的山民,为及时营救工作争取宝贵的时间。“小李,对面山上的人还没有消息,咋个办呀?”有村民跑来报告。我来不及犹豫,就跑过乱石滚滚的河道,爬上那座还在不住颤抖的大山,一边躲闪着纷纷滑落的滚石,一边大声拼命呼唤,大概用了半个多小时,才把对面山上的十几个村民和散落的游客找到,并将他们平安地带到河对岸的平坝上。

由于出山的道路已被大量的塌方和泥石流淹没,通讯联络中断,并且谁也不知道山外的灾情到底有多严重,更不知道何时才有救援队伍进山,所以我们只能立足自救和作较长时间等待的打算。在我的提议下,村委会果断地征用了附近的两个小卖部的全部食品,统一分配使用。由于大都村民的粮食都被埋在了废墟下,我们只得细水长流,每天安排大家只吃两顿稀饭。同时,将死亡的5名村民作了掩埋,因陋就简为20多名受伤的村民作了治理,村医生把自己家中价值1万多元的药品全部无偿捐出,为村民和游客发放药品。大家迅速找来一些材料,搭建了临时防震棚和安置点,为脱离危险的村民营造了一个危难中的安全避险港湾。

我们将全村600多名村民安排到6个临时集中点食宿,到了夜晚就在每个点上燃起一堆篝火,一是驱寒,二是壮胆,三是希望外边若有飞机搜寻可以指示目标。没想到,就在火堆燃起不久,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,将熊熊燃烧的大火浇灭,也浇灭了大家的“希望之火”。由于恐惧和悲伤,一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大姐拉着我的手,凄凄惨惨地哭个不停,这更增加紧张的气氛。我长这么大,过去遇到事情都是靠父母,靠老师,靠学校,靠领导,现在却突然感到了肩头的压力,也有了一种责任感。说实话,我也想哭,但我不能哭,如果我也哭了,会有更多的人跟着哭,那大家

就更没有战胜灾难的信心了！在我和村组干部的安慰声中，大家逐渐平静了下来。等到天一亮，我们又把从地震废墟中刨出来的红被单撕成碎条，分别绑在高高的树梢上，鲜艳的五星红旗也重新升到村委会的旗杆顶头，让大家看见感到组织还在，他们不是无依无靠的难民，同时也成为指引外界救援的醒目标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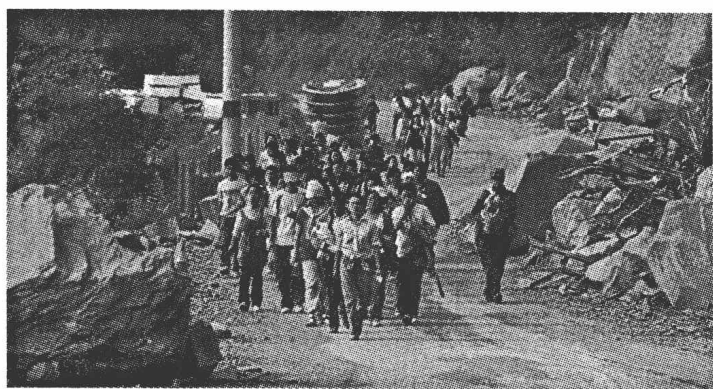
事后我才知道，在此期间，由于手机一直不通，我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母亲一直没有得到我的消息，便心急如焚地赶到文井江镇，但因为塌方断路，余震不断，在警戒线执勤的公安和乡镇干部的劝说下，只得无可奈何地痛哭着离开。

6月13日到15日，余震和塌方依然接连发生，文井江上游的河道也被崩塌的巨石和沙土阻断，形成了一个“堰塞湖”，水位在不断地上升，若是决堤，整个岩峰村和下面的鸡冠山乡都有可能再次遭到劫难，山上已经无法继续居住下去了。再说，征集到的和从废墟中挖出的粮食数量有限，即使一天只吃两顿稀饭，也难维持几天。为了几百群众的自救和下游的安危，我们开始了探路行动。第一次是13号，我与村主任付正权、5组组长沈耀华组成“突围三人组”，试图通过翻山走出去，可山背面就是汶川，估计灾情比这儿还凶，另一面连接着西岭雪山，可要开山劈路也不行。后来想到附近的鞍子河电站有个放水洞通向外面，但当我趟进这4公里长放水洞时，里面一片漆黑，水有的地方齐腰深，有的地方快淹到肩膀，而且还冰冷刺骨，我心里就明白对于这些老弱病残和伤员来说，根本是行不通的。接下来两天中，我们又向不同的方向作了三次努力，也都以失败告终。

14日晚上，身负营救“孤岛”中群众的解放军和医务人员小分队，成功地冒险通过那条危机四伏的电站放水洞来到了岩峰村。15日，我和乡、村干部会同前来营救的武警战士一道组织群众转移出山。这是一项极为艰难危险的工作，但也只剩下目前这唯一的选择了。下山的道路因为山体塌方，已经是呈现90度垂直于地面，根本无法通行。这时，营救队的领导当机立断，决定劈山转移。

震后的山路蜿蜒陡峭,我们同战士们一道手持砍刀和镰刀在前面开路,边砍边走,砍去杂树竹子勉强能够通行,村民们便紧随其后,一起向山下缓慢行进。遇上山石挡道就用手刨,刨出用脚踩实成一线能够安脚的小路,汗水湿透了一身又一身,泥巴裹了一层又一层,一直到开出了10多公里的羊肠通道,终于为岩峰和竹根两个村共1000多名村民,开辟出了一条“生命线”。直至15日下午,全村除遇难和失踪的村民以外,全部都得以安全转移下山。

我因为年轻,来到这里已有一段时间,对周围地形相对比别人熟悉一些,便担任了探路“尖兵”的任务。由于天气炎热,沾满了泥水的衣服裹在身上非常难受,为了利索点,就边走边脱,因为要开路,只有随手扔在路边上,最后到了安全地段,只剩一件背心了。最让我感动万分的是,据后来的人说,他们开始看到我扔在路边的衣服,还以为我失足滚到河里去了,大家都在四处呼喊和寻找我,但看到我留下的脚印还在不断向前,他们这才稍微放了点心,但还是一直在为我的安危捏着一把汗。有村民甚至向老天爷祈求,保佑我平安,千万千万不要出事。



下山后,我碰到了在此一直等候我们安全出山的领导。我把情况作了简单汇报后,就在出山村民的临时登记处继续工作。我

们把下山村民的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作了详细记载,然后将他们带到文井江镇和怀远的安置点安顿下来。17日中午,因安置点的临时食堂尚未完善,灾民用餐成为难题。我立即与家人联系,让他们在家中组织邻居为灾区免费募捐食物。短短两个小时,他们就将煮好的饭菜送到安置点供灾民食用,保障了500余受灾群众的午餐。同时,家里人还将组织募捐到的700百多斤大米、100多斤面条和近千斤蔬菜也送往安置点,暂时缓解了灾民的生活难题。

临时安置点的灾民大棚是由塑料布搭建而成,难挡大风大雨。5月17日半夜时几个安置大棚全部吹翻,所有灾民都立于雨地之中。此时,我才在“5·12”后第一次流下了眼泪。我含着泪水和村组干部们奔波于各个大棚之间,为老弱病残发放雨伞和塑料布。大家齐心协力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,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。在此以后,我和其他志愿者一起,负责收集和发放救援物资、食品和饮用水,并主动参予维护安置点的正常生活秩序等工作。

地震过去后,鸡冠山乡的灾后重建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,为了尽快使全乡3964名受灾群众在入冬前有房可住,在乡党委、政府的安排下,我又承担了全乡灾民的统计工作和灾民的咨询工作。在把群众安置到各个乡镇后,我们7名大学生志愿者不顾疲劳,主动承担了全市灾民的统计工作和灾民咨询工作,每天总是到凌晨后甚至黎明才休息,为崇州市的灾后安置、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,更为我乡的恢复重建建立了宝贵的基础资料。震后这段日子虽然很苦,也确实很累,但我认为人生有此难得的经历,也是自己一生的财富,值得了!

注:李忠耿,男,25岁,崇州市鸡冠山乡岩峰村“一村一大”志愿者,2008年被评为“四川省抗震救灾模范”,2009年获得“2008年度崇州市优秀大学生志愿者”称号。

穿越“死亡隧洞”的救死扶伤

口述者 杨戒骄

采访者 肖 岩 陶永忠

我是锦江乡卫生院的一名外科医生，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发生4小时后，我和付小兵医生一起接到崇州市卫生局的指派，在第一时间迅速赶赴全市重灾区的文井江镇和鸡冠山乡去救治伤员。

灾情就是命令，时间就是生命。我们顾不上多想，二话不说，就迅速带上一些急救药品和器材，乘车赶到离文井江镇4公里的尖尖山处，由于山体大面积滑坡，道路已被泥石流和巨石彻底阻断，车辆和行人完全无法通过。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：山里灾情严重，不晓得有好多伤员和群众正焦急地等待着我们去救治，热切巴望着我们的尽快到来！我就和付小兵商量说，干脆，我们徒步绕道进山。

此时，大雨滂沱，山路崎岖，强烈余震不断，我们全身都被淋得湿透了，但仍身背着包裹好的药品，借着微弱的手电光，相互搀扶着，深一脚，浅一脚艰难地往前走。我们两人互相鼓励：“又近了一截，又近了一截……”这一路上，我们不晓得摔了好多个跟斗，像两只泥猴似地相互打趣，手脚并用，连滚带爬，终于走到了文井江镇，脚刚一迈进卫生院大门，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救治工作。

由于送来的伤员太多，药品器材和医护人员严重缺乏，我们身兼医护两职，因陋就简，随机应变，用建材望板筋来代替夹板

固定伤员骨折,同时发动群众自制简易担架,将伤员转移安置到安全地带。疲劳、饥饿、睡眠和余震的惊悸都被我们抛在了脑后,一直忙了整整一夜,只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,可以为更多的伤员尽快解除痛苦!



5月13日早晨6点,我刚为一名伤员做完手术,一队解放军尖兵就已来到文井江灾区,他们带给了我崇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一个命令,要我随这支部队立即进入灾情最严重的鸡冠山乡救人。

我简单与同行交待了一下有关伤员的处理情况,便和11名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小分队带着药品,冒着淋得眼睛都睁不开的大雨,随时躲避着山上不断滚落的飞石,翻越了多处泥石流塌方路段,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鸡冠山乡。我和当地卫生院的医生、护士们密切配合,使所有送到那里的伤员,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和转移。此时,我由于连续作战,极度疲劳导致体力透支,感觉头晕,眼一花就瘫坐在地上。这时,一位老大爷为我端来一碗稀饭,没想到刚吃了一半,就又接到了前方指挥部传来的命令。

位于鸡冠山乡深山的竹根、岩峰两村和震中汶川仅一山之隔,山体大部分垮塌,道路和通讯完全中断,灾情严重,伤亡很大,地震后一直与外界失去联系。指挥部领导心急如焚,已经陆续派出两批突击队,都未能找到一条进山的道路。现在,为了弄清两个情况不明村里上千名村民的安危,已决定救援转移方案,需要几名医生和干部组成一支“敢死队”,执行探路进山,抢救伤员和了解灾情的任务。

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,救灾就是救人,救人就是救伤,救伤就是救命!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没有别的选择,放下手中的半碗稀饭,我毫不犹豫地第一个报名参加。

下午5点30分,由我和鸡冠山卫生院院长万文江等4名医

生,及副乡长韩超等7人组成的“敢死队”,每人背负着30来斤的药品,带着各级领导和乡亲们的期望出发了。

我们在当地山民的带领下,攀岩越岭,披荆斩棘,寻找到了——一条极其危险也是唯一可能的通道——鞍子河电站引水隧洞。

这条隧洞的出水口位于半山腰上,洞口与地面垂直高度约有80米,多达750个石阶。我们艰难地爬到洞口处,看到洞内情况,不禁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洞外的山体一直不停地垮塌,洞口已被滑落的石块部分掩埋,洞内一片漆黑,只听得一片哗哗的水声。用手电筒一照,洞内宽约2.5米,高约3米,长度据说竟有4.6公里长,洞内的积水最深处约1.4米!这条年久失修的引水隧洞到处是裂缝,有大量泉水涌入形成水柱、水帘,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。

面对此情此景,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明白,如果进入洞内,不管是洞口被堵塞,还是洞体发生坍塌,再不就是水位突然上涨,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生还的可能性,我们的生命也将就此结束。

说实话,此时的我有几分恐惧,但更多的却是担心。我担心的不是我个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,而是害怕我们真的出现了意外,那山里边被困的一千多名群众、游客和伤员怎么办?救援的任务完不成怎么办?于是,我带头第一个爬进了这座“活棺材”一样的“死亡隧洞”,将药品高高举过头顶,淌过齐肩的深水向洞内走去。

虽然是在炎夏五月,洞内的水依然冰冷刺骨,洞体随着余震嗡嗡作响不停地摇摆。我们一个个手拉着手,相互搀扶着逆水前进。由于流水的阻力和洞底的淤泥,我们行进得十分艰难,相当吃力。万文江院长因为疲劳、饥饿和寒冷,背上又背着30多斤重的药品,步履蹒跚,几次摔倒在水中,但他仍然又坚强地站立起来,继续往前走去。此刻的他还不知晓,自己在怀远镇中学读初二的儿子的学校的教学楼已经垮塌,儿子下落不明,而位于重灾区的他家中的情况他更是一无所知。一位二十来岁的医科实习

生,虽然进洞前我们集体决议,不让他和我们一起冒这个可能有去无回的风险,因为我们都已成家立业有了儿女,可他还那么年轻,未来的生活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。可他却不顾大家的劝阻,毅然决然地和我们一起下到洞里,他说就把他当作一名志愿者,多一个人就会多一份救援的力量!

在微弱的手电筒光照耀下,这条黑暗的引水洞此刻漫长得好像没有尽头,走了好久好久都看不见前方的洞口光亮。为了减轻大家的恐惧心理,我们一路上不断互相鼓励,开着玩笑,没有人退缩,没有人掉队,齐心协力地向前走。同时,为了避免危险的发生,尽量减少在洞内的滞留时间,便互相打气努力加快脚步。大约用了1小时30分钟,我们才总算安全地全体走出了这座危机四伏的“活棺材”隧洞。

来到竹根村后,发现灾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,由于住户分散,道路中断,房屋损毁,人员伤亡也相当严重。在竹根桥临时安置点,村民和伤员一见到我们就激动得象见到了救星一样,一位大娘拉着我的手哭着说:“我们有希望了,我打伤的媳妇有救了!”我对大家说:“乡亲们,我们是党和政府派来帮助大家的,只要我们齐心协办,我们一定就能渡过难关!”

临时安置点的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名重伤员,其中那位大娘的媳妇伤势最重,她被滚石砸中,头皮撕裂,右上肢软组织也大面积撕脱伤,再加上骨盆骨折,已呈现失血性休克状态。我们立即对她进行抢救,先作抗休克、清洗创面和包扎伤口的处理,再作固定骨折,并给她输上抗生素避免感染。成都一位姓吴的游客左腿并髌上骨折,我对他进行复位固定,并安慰他说,救援部队很快就会进山,他们很快就会脱离险境,到医院里去会得到最好的救治的。

通过我们的通力合作,全体伤员都得到了救治脱险,等到处理完毕后,已是14日凌晨3点钟了。我们每人喝了一碗稀饭,裹着湿冷的衣服相互背靠着背取暖,以此来驱赶高山的寒气。我迷迷糊糊眯了约2小时,发现塑料棚外有一支手电不断地在山坡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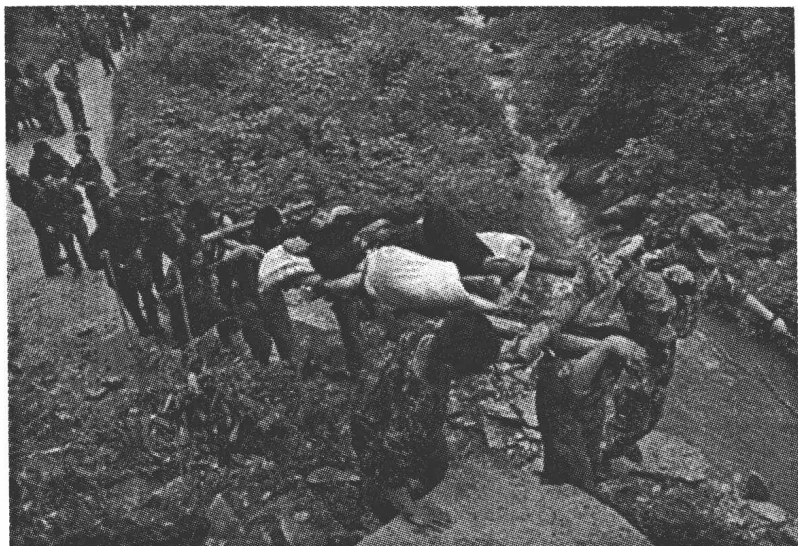
照来照去,原来,是村支书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,想让我们睡得安稳些,他就一眼不眨地在时刻监视着余震和泥石流的动向。

14日凌晨5时,我们再一次地诊察了所有伤员的情况后,准备向更远、更难、灾情更重的岩峰村进发。走到竹根桥头,一位大姐端着半盆煮熟的鸡蛋,要我们拿着在路上充饥,我们一个个摇着头、摆着手,坚决不要。她哭着说,我家房屋全部倒塌,我80岁的母亲还埋在泥石流中,你们冒死进山来救我们全村的人,求求你们就收下吧,还有更多的伤员要你们去救命啊!我被这位大姐的真情深深地感动了,只得含泪拿起一个揣在怀中,我对她说:“谢谢你了,大姐,请你把这些鸡蛋拿回去,留给伤员们补充身体吧!”这是多么好的乡亲啊,他们自己在承受巨大灾难的时候,不但团结一心地自救和互救,还念念不忘我们的饥寒与安危,身为担负救死扶伤天职的医务人员,我更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。(这个宝贵的鸡蛋,我在路上给了别人,最后转了一圈,又回到了我的手中,大家谁也舍不得吃,都希望让给别人去补充体力)。

上午10时,我们在当地山民的带领下,克服了重重困难,翻越过几座大山,来到了灾情最重的岩峰村。我们挨家挨户进行查访,不光只对伤员进行救治,还发动群众,教给他们一些简易的自救和救护知识,防治瘟疫发生和遗体的正确处理办法,以弥补医护人员的不足,扩大救助队伍,提高救治效率。

下午5点半,统计完伤亡人数,现场共有20名重伤员和1名临产孕妇需要尽快转移出山,同时,为了把这两个村的灾情及时向指挥部汇报,我们决定原途返回。

当回到隧洞进水口时,电站管理人员告诉我们说,引水洞内的水位在不断上涨,由于压力过大,洞顶和洞壁时有垮方发生,为了大家的安全坚决不能再冒险通过。怎么办?为了能把灾情尽快送出去,为了被困群众和伤员能及时得到救援,我们又一次共同决定,水再深,哪怕游也要游出去,只要能有一人活着,把竹根和岩峰两村的情况及时送出去,也就是我们的成功!于是,大家把生死置之度外,再一次手挽着手,坚定地走向洞内走去。等到



重新走出这唯一的“生命救援通道”后,我才得知了一个情况,并又惊又愧,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原来我们这个救援小分队中,除了我和韩乡长会游泳外,他们全都是不会水的“旱鸭子”,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来回淌过了这座“死亡隧洞”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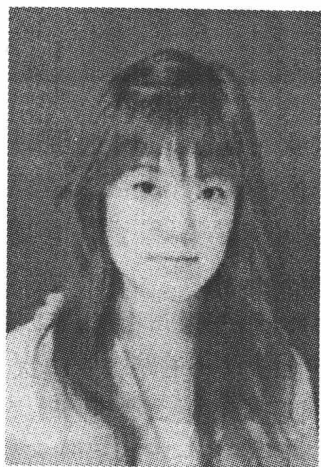
14日晚上9点,我紧急赶回位于怀远镇的崇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,详细汇报了两个重灾村的人员伤亡以及道路损毁情况,为指挥部的救灾提供了决策依据。次日苍天有眼,天气晴朗,在人民解放军和大家的共同努力营救下,被困三天三夜的上千名群众和几十名伤员全部安全转移出山。听到这个好消息,我的热泪止不住地流淌了下来。

注:杨戒骄,男,43岁,锦江乡卫生院外科医生,2008年7月,荣获四川省卫生厅、中药局、省人事厅颁发的“抗震救灾先进个人”称号。

殡仪馆中的志愿者

口述者 沈 洁

采访者 肖 岩 陶永忠



我是崇州市一名普通的“一村(社)一名大学生”计划的志愿者,从上大学算起,我加入志愿者的活动已有5个年头了,在去年的抗震救灾中,我没有机会走上第一线去抢险救人,但也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尽了一名志愿者的职责,履行了我们志愿者的庄严誓言。

地震发生以后,我就一直在想能为灾区和灾民的抗震救灾做点什么事情。5月13日上午,得知团市委在招募青年志愿者,我就立即赶去报了名。在指挥部里,我见到前来报名的志愿者中有教师,有学生,有个体户,还有自由职业者,在短短的时间内,仅崇州就有1500多人报名登记加入志愿者队伍。我除了不断了解各地灾区的情况外,也期盼着能早点投身到救灾的行动中去。我想,不管做什么,只要能为抗震救灾尽一份心力,就行了。

5月14日上午,终于等来了通知,要我们去从事一项志愿者服务,但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要去做什么。到了指挥部领受任务